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正嘉四書文卷四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金國禮

欽定正嘉四書文卷四目錄

中庸

夫婦之愚八句　諸燮
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　歸有光
無憂者一章　張元
武王纘太王二節　唐順之
周公成文武之德　及士庶人　茅坤
周公成文武之德　及士庶人　歸有光
春秋修其祖廟一節　傅夏器
宗廟之禮二句　傅夏器

修道之謂教　致中和　陸樹聲

論道成於教君子體而純之也夫聖人修道亦以不可離者教天下也然非能純其功何以不離道哉且道裁於聖心而其原根於人心以心論道則不離寂感不離性情此在由教入道者純其心而已矣自教之未立而道始不明於天下自聖人有教而道始昭然於人心顧道何以修也謂其原無偏倚原無乖戾而修之以建中和之極也教何以設也恐人離道於靜離道於動而教

之以成中和之德也然則道安可離哉我觀形聲未起之先以及於意念乍萌之始一瞬息間夫非道機之運乎則道固非可以須臾離者君子密之覩聞之未交而又謹隱微之獨覺一瞬息間夫非體道之時乎則其修道也又何敢以須臾離者借曰道而可離此必無與於吾之性情而後可乃吾心之喜怒哀樂非道乎此道就存發而論是受中也是太和也何嘗須臾不存於性情分體用而論是大本也是達道也何嘗須臾不通於寂

感故君子戒懼慎獨以修之也誠不離之也而未純也
必也致中乎必也致和乎戒懼慎獨修而益純而静與
動之無間偏倚乖戾化而不有而命與性之俱全夫然
後不離道於覩聞之先而聖人教之以主静者始無負
矣夫然後不離道於隱微之境而聖人教人以慎動者
始無負矣然則所謂修道者亦修其不可離者耶

前後將首句與末句相串即攝入中三節在内中間
以道不可離作線既能擒定題位又能聯合題緒原

評

題雖割截而道理語氣本自平正文之鉤勒貫穿已近隆萬間蹊徑存此以示文章隨世而變必有其漸也

道也者　二節　瞿景淳

中庸言道不可離而因示人以體道之全功也夫道貫動靜而一之者也靜知所存而動不知察焉亦難免乎離道矣豈所以為體道之全功哉子思葢曰道原於天而具於人則盡人以合天者人之責也而人多忽焉者豈其無見於道乎今夫道之在人斂之一心則為存主之實達之萬變則極充周之神無物而不有也無時而不然也葢有不可須臾離者焉使其可離則亦外物之

不能為有無而非所以謂之道矣君子葢知道之不可離而所以存其天者則存乎此心之一也雖不睹矣而亦戒慎焉此心之常明常覺者葢將內視以為明而忘其無所睹也雖不聞矣而亦恐懼焉此心之常清常靜者葢將返聽以為聰而忘其無所聞也退藏密而一物之不容緝熙至而一息之匪懈葢自天人之幾未判而吾所以存之者已無不至矣使必待於耳目之交而後謹之則失之或踈而安保其無須臾之離哉然猶未也

道貫動靜而人心之始動則道之離合所由分者也人甞以其隱而忽之矣而自知之明無隱不燭則見孰甚焉人甞以其微而忽之矣而自知之明無微不察則顯孰加焉啻吾知也不啻吾知也葢不可以隱微而忽焉者使其可忽則吾心之神明有可欺而非所以語夫幾矣君子葢知幾之不可揜而所以察其幾者則存乎此心之精也既甞戒慎矣而於此又加慎焉防乎其防而謹於已之所獨睹者葢甚於人之所共睹也既甞恐懼

矣而於此又加懼焉惕乎其惕而謹於已之所獨聞者益甚於人之所共聞也危微之辨識之必早而悔吝之介反之必力益自天人之幾始判而吾所以察之者已無不力矣使必待其事為之著而後圖之則失之或晚而寧免於離道之遠哉吁知所存矣而繼之以省察則益精知所察矣而先之以存養則益密此君子心學之要所以會道之全者與

八股至此綿密已極過此不可復加故遂流而日下

也長至五六百字而不可增減可以知其體認之精敦琢之純矣原評

戒慎恐懼是兼睹聞時説隱微是揭出幾之初動説體道之全在一以守之省幾之要在精以察之以經註經後有作者莫之或易

喜怒哀樂之未發　二節

歸有光

中庸論人心體用之妙而推之以極功化之隆也夫人之所為心者性情而已而天下之道在是焉則功化之隆孰謂不由此以致之哉君子是以知心之為大而道之不可離也且夫世之論道者多求之廣博泛濫之地而不知夫反己致約之功取之吾心而足也何則喜怒哀樂此匹夫匹婦之所同而夫人之所必有者也道初不外是矣故自其未發也外之所以感於吾者不至而

中之所以應於外者未萌時則幾藏於密而鑑空衡平之體立於無感無形之先初未嘗有倚於事物之偏者而謂之中焉自其已發也外之所以感於吾者旣至而中之所以應乎外者遂形時則機動於有而物來順應之際得夫揆事宰物之宜初未嘗或戾其性命之正而謂之和焉惟中也則處於不偏之地而至虛以待天下之實沖漠無眹之中而萬象畢具取之不竭用之不窮淵乎天下之大本也惟和也則循其大道之公而至正

以通天下之志事物無窮之變而一理以貞放之四海推之萬世坦乎天下之達道也觀於其大本可以見性之無所不該而萬事萬化之所出矣觀於其達道可以見情之無所不通而萬事萬化之所行矣人惟自失其本然之正斯有以閼其功用之全夫苟自戒懼而約之致吾之所謂中者非有加也養其性使不至於鑿而已自謹獨而精之致吾之所謂和者非有外也約其情使不至於濇而已中既無所不盡由之可以昭格於宇宙

而淵默之所潛孚天地亦此中也自有以順其紀而成其範圍之功而覆載生成不失其常是大本之所包涵者固如此也和既無所不盡由之可以丕冒乎羣生而忻歡之所變通萬物亦此和也自有以若其生而普其曲成之化而跂行喙息各得其所是達道之所充塞者固如此也是知莫大於位天地育萬物而不外乎喜怒哀樂已發未發之間功如此其約也效如此其大也君子之求道果在於遠也乎而可以須臾離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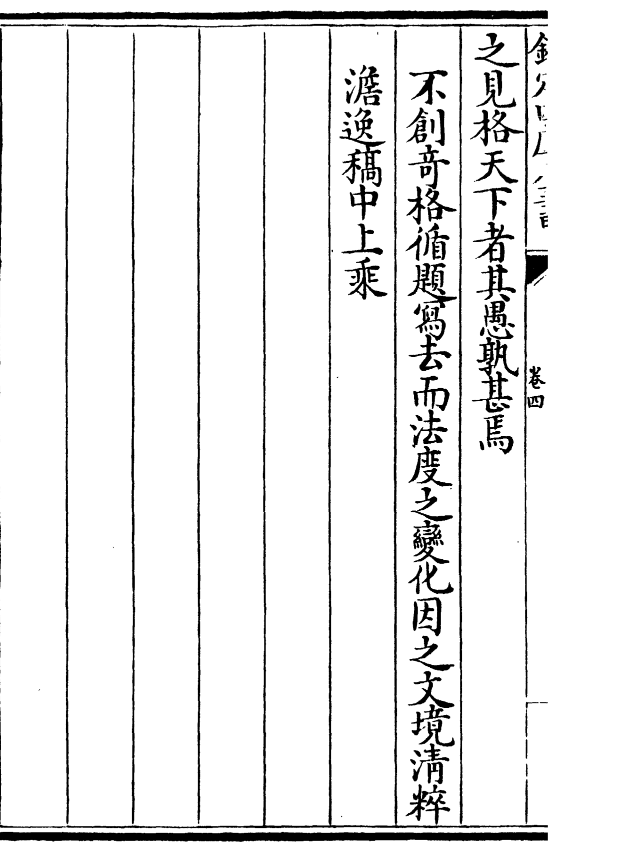
看得宋五子書融洽貫串故縱筆書之有水銀瀉地無竅不入之妙惟致字功夫尚未寫出全身耳

舜其大知也與 一節 歸有光

中庸論聖人之所以為大智者以其能公天下之善而已夫善在天下而不憚於取之則合天下以成其智矣兹其所以為智之大而斯道之行亦與有賴焉者也且夫道之不行也小智者隘之也道之行也大智者廓之也古有聰明四達而不牿於聞見之心明哲無疆而同運於天下之大者得之有虞氏焉葢常人以巳之智為智則拘而有所不及聖人以天下之智為智斯大而無

所不通故濬哲之資不敢自謂曰予聖咨詢之忱汲汲於當宁而屈體以下問皆出於延訪之虛懷都俞之餘不敢自謂其已足體察之勤惓惓於邇言而博采之所及不遺於芻蕘之至賤至於言之惡而悖於吾心者吾不能枉天下之非而亦無樂於暴揚其所短言之善而當於吾心者吾不能枉天下之是而尤喜於宣播其所長是又於問察之外有以見其廣大光明之度聖人固無意而為之然所以使天下敢言而不憚樂告而無隱

者亦於斯焉在矣至是而天下之人無隱情而天下之
中無遺用觀其會通而兩端之執精以擇之行其典禮
而用中之極一以守之凡所以辨其孰為過孰為不及
而孰為中犁然於聖人之心而沛然於天下之故者皆
自夫人有以啓之也於此可見舜之所以為舜者非有
絶德卓行以立於天下之所異實能合併為公以得於
天下之所同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莫非有虞氏之
智也玆其所以為大也歟苟為自廣狹人而欲以一己



之見格天下者其愚孰甚焉

不創奇格循題寫去而法度之變化因之文境清粹

潛逸稿中上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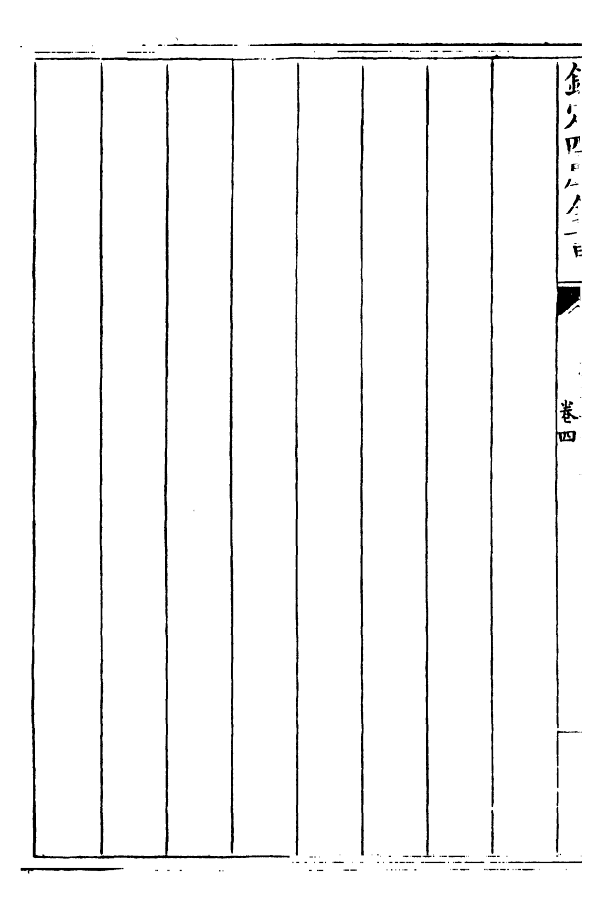
素隱行怪　一章　唐順之

論中庸之難能而惟聖人為能盡之也甚矣至道之難也或失則高或失則止而中庸之道鮮矣此其所以非聖人不能也與夫子之意蓋曰天下之道貞夫一而已矣而學道者何其多岐矣乎是故中庸之道易知而簡能者也其或窮隱僻以為知務詭異以為行此則好為苟難者之事未必不有述於後世矣吾寧無所成名也而豈為是哉中庸之道恒久而不已者也其或知所擇

矣而限於期月之守得一善也而若於服膺之難此則力不足者之事未必不遂棄其前功矣吾惟學之不厭也而豈能已哉夫素隱行怪者遂自以為能人之所不能而中庸之不可能者則未之能依也遵道而廢於半塗者雖無必求人知之心而人不見知則未必不悔焉而自阻也是二者或始於擇術之不審或病於信道之不篤而於道均失之矣君子豈其然乎知不求之隱也行不求之怪也則固不期述於後也而亦或不見知於

當世矣知吾知也行吾行也則固自信乎其心也而一無所悔於其外者矣若此者葢其天聰明之盡也故似是之非自不能惑盡性命之極也故至誠之運自不容息而勇又非所論矣非聖人而能之乎夫聖則吾豈敢也然不敢不以是為則而自勉也

立定末節作案做上二節處處對針末節做末節處處抱緊上文措意遣辭如天降地出一字不可增減



夫婦之愚　八句　諸夔

體物而不盡於物君子之道之費也葢道之費者隱之為也夫婦有在而聖人有所不在焉其斯以為費而隱乎且造化以顯仁而涵藏用之機君子由體道而合盡性之妙故觀於費也而道之隱也可知矣彼見天下之道存乎知夫婦有知聖人亦有知也自局於明者觀之孰不曰聖人之知非夫婦所與知也然而良知之本體則無分於聖愚焉何思何慮之地具明覺之真機而不

假於外求不識不知之中涵明通之妙用而非由於外鑠葢夫婦之愚有可與知者矣乃若充夫婦之所知以至於無所不知宜若聖人之易事也然而遠近異迹而耳目所逮或限於聞見之未周古今異時而載籍所稽或若於文獻之未備則聖人亦有所不知焉是則夫婦之所知者各具之明也聖人之所不知者全體之智也惟其各具也夫婦之所以同於聖人惟其全體也道之所以不盡於聖人也知至聖人而猶不足以盡道則天

下無全知而斯道之妙葢有超乎知識之外者矣道之費也而可以知盡哉體天下之道存乎行夫婦有行聖人亦有行也自限於力者觀之孰不曰聖人之能非夫婦所與能也然而良能之本體初無間於物我焉利用以出入者雖精微之未究而不失夫順應之常日用以終身者雖習察之未能而無適非天理之懿葢夫婦之不肖有可與能者矣乃若充夫婦之所能以至於無所不能宜若聖人之能事也然或分有所制則雖有受命

之德而終無以成格天之功勢有所阻則雖有兼濟之心而終無以弘博施之澤則聖人亦有所不能也是則夫婦之所能者本原之同也聖人之所不能者大用之備也惟其同也可以責道於夫婦惟其備也不可以責備於聖人也行至聖人而猶不足以盡道則天下無全能而斯道之神葢有出於形器之表者矣道之貴也而可以行盡哉

極其宏博而一語不可删所謂滿發而溢流與浮掇

灝氣者自别 原評

體方而義備不復效先輩之含蓄已開胡思泉蹊徑

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　　歸有光

以聖人而有遺知可以見道之費也夫以聖人無所不知而猶有遺知焉則道又出於聖人之外矣道不旣費矣乎何則語道而至於夫婦之所能知宜天下人人皆知之也而又有聖人之所不知知者何哉葢無不知者聖人之心也故聖人以心冒天下之道於是乎道不能勝聖人有不知者聖人之勢也故道常包於聖人之外於是乎聖人不能勝道聰明緣耳目而有也苟不著於耳

目則聰明將無所寄雖窮神者或病於兼照之有遺睿智由心思而得也茍不涉於心思則睿智將無所通雖達化者尚阻於周知之不逮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其所知者此耳至於宇宙之寥廓豈能一一盡履其地而窮其變態之賾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無不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無不同也其所知者此耳至於古今之遼邈豈能一一盡當其時而得

其損益之故我觀夏道杞不足徵也我觀商道宋不足徵也非不能徵也勢也聖人亦無如之何也六合之外存而不論也六合之內論而不議也非不能議也勢也聖人亦無如之何也葢自聖人觀之其所不知者其不必知者也其不必知者無傷於聖人之知也而天下不得以聖人病道自道觀之聖人之知者道固在也聖人之不知者道又在也而天下始得以道病聖人故曰聖人而有遺知者可以見道之大也

從聖人無所不知處講到不知既不貶損聖人而道之費處蓋顯並題中有所字虛神亦透

無憂者　一章　張元

中庸歴舉三聖之事見其盡中庸之道也甚矣惟聖人為能盡道也由文王所處之盛而教化大行於武周孰非道之所在哉中庸之意謂夫盛哉有周之興也世歴二代人更三聖而治道備矣試以文王言之自古帝王以身而任天下之重則必以心而勞天下之事未有無憂者也乃若由氣化而符人事享成功而全盛德無憂者其惟文王乎葢其以王季為父則其勤王家而作之

於前是文王之所當為者王季固先為之也以武王為子則丕承武烈而述之於後是文王之所未為者武王固必為之也仰成而無俟於紛更垂裕而不必於躬攬斯則文王之無憂者時則為之也而其盡道可知矣由文王而武王以太王王季也者周道之所由興也因其緒而纘之功成於殷命之革名全於殘賊之取履帝位而有天下崇高莫大乎富貴饗先王而啟後人敬愛兼及乎尊親此則大統之既集而諸福之畢備皆武王之

事也而非武王之所自為也要惟其緒之所自耳而其所以能纘之者非盡道而然乎由武王而周公以禮法也者文王之所有志而未逮者也因其德而成之近之則太王王季有隆名之加遠之則先公有大享之典又制夫葬祭也而慈父孝子之心始安又制夫喪服也而親親貴貴之義並行此則志意之推廣而上下之各得皆周公之事也而非周公之所自為也要惟其德之所自耳而其所以能成之者非盡道而然乎是則非文王

則無以應運而興以當無憂之會非武王則累世之勲未就文王猶有憂也非周公則文明之治不宣亦以重文王之憂也三聖人者相繼而作周欲弗興得乎

握定盡中庸之道按部選義周密無遺而時以精言綰括非貪常嗜瑣者所能學步也

武王纘太王　二節　唐順之

中庸詳二聖之事有得征伐之時者有得制作之時者葢道以得時為中也武王之征伐周公之制作一以時而已矣夫豈無忌憚者哉中庸引孔子之言明費隱之義至此謂夫武王周公之作也以事觀之則為非常之變以道觀之則為庸行之常何則征伐天子之大柄也然武王之時殷且亡周且昌使區區守此則三后之業自我而墜萬方之罪自我而任仁人固如是乎不得已

而從事於征伐焉載旆秉鉞而天討以行弔民罰罪而獨夫以誅應天順人而顯名以遂是上帝寵之使尊惟一人而右序莫加富有四海而萬物畢獻有商之命已革也皇天眷之使享有七廟而宗祧綿長祚垂百世而本支盤固祚周之命已成也是則武王之征伐以時如此豈非中庸之道乎制作天子之大權也然周公之時武王崩成王幼使區區守此則二后之德自我而斬一代之治自我而陋仁人固如是乎不得已而有事於制

作焉追王之禮及於古公上祀之禮及於后稷義起之禮及於天下以為從死而不從生夏商葬祭之禮未善也必其喪從死者祭從生者使父葬於子不論子爵而論父子祭其父不論父爵而論子則禮無或僭而情無不通矣降親而不降貴夏商喪服之禮未善也必其親不敵貴貴不敵親使期年之喪自庶人而達於大夫三年之喪自庶人而達乎天子則貴有降殺而賤不加隆矣是則周公之制作以時如此獨非中庸之道乎吁因

時之可為而大有所為此武周所以同一道與

才思豪蕩氣魄磊落在稿中又另是一樣文字原評

相題既真故縱筆所投無不合節其提掇眼目皆本

古文法脈而運以堅勁之骨雄鋭之氣讀之可開拓

心胸增長智識

周公成文武之德 及士庶人

茅坤

聖人以世德親其親而及人之親焉蓋制禮以治天下者先王之志也聖人尊親而措諸四海焉非所以成世德矣乎中庸述周公之制作以明道之費隱若曰德莫大乎孝孝莫大乎尊親是故文王從殷而不革者分也武王受命而不為者時也使其尚在有不以尊尊親親為周道者乎是故周公仰二后之在天而適成夫配京之業因革命以定禮而作述夫世德之隆尊古公曰太

王尊季歷曰王季而廟中之禮奉之以王爵焉葢推文武之意自仁率親矣祀后稷於太廟祀羣公於夾室而宗公之祀歆之以王禮焉葢推太王王季之意自義率祖矣然此特行之王國耳祖以及祖而尊同宗以及宗而敬同其能以獨親其親乎於是類而推之達乎諸侯焉使其有是心也則有是禮也降自天子而天下無不行禮之國矣達乎大夫焉使其有是心也則有是禮也降自諸侯而天下無不行禮之家矣及士庶人焉使其

有是心也則有是禮也降自大夫而天下無不行禮之人矣惟其位之崇卑而使之皆得因親以致愛隨其分之大小而不至以法而廢恩此之謂聖人因心廣教也是知追崇其先祖者子道之盡也下達乎庶人者君道之立也其始也體文武以孝事先人之意其繼也廣文武以孝治天下之心善繼善述於茲見矣

愽大整飭中風神自見原評

鹿門深得古文疎逸處渉筆便爾灑然如此典重題

落落寫意已領其體要

周公成文武之德

及士庶人　歸有光

聖人制禮於天下緣諸人情也夫禮者人情而已禮不行則情不遂聖人所以曲為之制也歟今夫匡世善俗制禮作樂道之行也成文武之德者周公其時矣周公運量天下之心無所不至而根本節目之大尤先於孝是故上為君思之下為民思之我為天子矣而使其親不得享天下一日之養我為天子而得以自遂矣而使天下常有存歿無窮之憾思之於心必有大不安者心

之不安禮之所由起也於是以祖宗之心為己之心王號之崇王祀之隆近者備物而逺者亦不失九鼎之榮勢有所窮而心固無所隔也又以己之心為天下之心祭祀之制喪服之式尊者致隆而卑者亦得罄其一日之情分有所限而心固無所不盡也葢天子躬行於上而六服承式於下廟貌之新隱然仁人孝子之意而律令之著油然慎終追逺之心可謂極天理人情之至而會本末源流於一矣此周公制禮之本也此聖人得志

於時者之所為也

古氣磅礴光焰萬丈只是於聖人制作精意實能探其原本故任筆抒寫以我馭題此歸震川之絕調也

春秋修其祖廟　一節　傅夏器

聖人之於祭也因時而為之制可以見繼述之大也夫祭以交神禮之大節也聖人順天之時而事無不盡不亦見其繼述之善耶中庸若曰聖人之孝通於神明之德而見於神明之交欲知聖人之孝於祭祀觀其深矣夫祭之數而煩者不敬也疏而怠者不仁也聖人稽之天時質之吾心而禮制行焉方其春也怵惕之心感於雨露之濡而有禘祭以迎其來焉及其秋也悽愴之心

感於霜露之降而有嘗祭以送其往焉祭以時而行事以情而盡祖廟所以本仁崇祀之地也欲以安靈奭而可不修乎是故太廟有常尊世室有常主奠麗於左昭右穆之位以奉神靈之統者皆小宗伯職之也廟貌之不易藉以為新祖考之精神萃之有地僉思其所居而陟降之心慰矣宗器所以尊德世守之寶也欲以示子孫而可不陳乎是故河圖在東序大訓在西序參錯於天球弘璧之間以為有國之光者皆天府職之也先德

之致昭其不朽世澤之新保以永存葢思其所寶而善守之義彰矣至若衣裳者先王嘗埀之以治天下矣神之所憑依將不在是乎是故於其祭也立尸以象神則出遺衣以授之假有形之物寓精英之有在本一氣之通儼音容之如見覩於守祧之所司者可知矣時食者先王嘗用之以享萬方矣神之所歆享將不在玆乎是故於其祭也隨時以為享則辨其物而薦之將以明德之馨見民力之普存取諸天地之產昭四時之不害覩

夫庖人之所司者可知已因天道不已之變而制為禘嘗之禮本諸吾心不容已之誠而修夫追祭之儀武王周公制禮之善如此其斯以為善繼善述乎

情文該洽蔚然茂美前此多拙樸太過即涉浮靡斯為雅宗矣　敬字及禘嘗昭穆等犯字不犯意前人不避也

宗廟之禮　二句　　傅夏器

觀聖人制禮以明倫親親之義見矣夫昭穆之序不明倫之所由淆也聖人宗廟之禮明乎是耳親親之義不可以見乎哉中庸舉武周之制作以明貴隱若曰天秩有禮所以廣孝也所以合族也此義弗明而彝倫攸斁是故先王宗廟之禮於是乎起焉夫宗廟之禮合羣廟之主而祀之於三年則合羣廟之子孫而從之於宗廟也翼翼其廟貌左右列矣而駿奔於其間者由之以奠位

彼此不得以相淆赫赫神靈南北分矣而祼將於其間者循之以為規次序不容以或紊是以謂宗廟之禮然而其義何如耶葢以族繁則易亂世遠則易疏要其始也分乖於統之不定昭混於穆穆混於昭而天親既亂於人為故其終也情拂於分之不明昭加於穆穆加於昭而天性遂喪於物感茲所謂宗廟之禮者明凖於幽而後世嗣相傳有所考而不亂列乎左者吾知其為昭也列乎右者吾知其為穆也人凖於神而後族屬相維有

所別而不淆昭與昭齒不亂之於穆也穆與穆齒不亂

之於昭也廟正於上族屬於下而倫理由之以明宗昭

於上情洽於下而恩義由之以篤先王制宗廟之禮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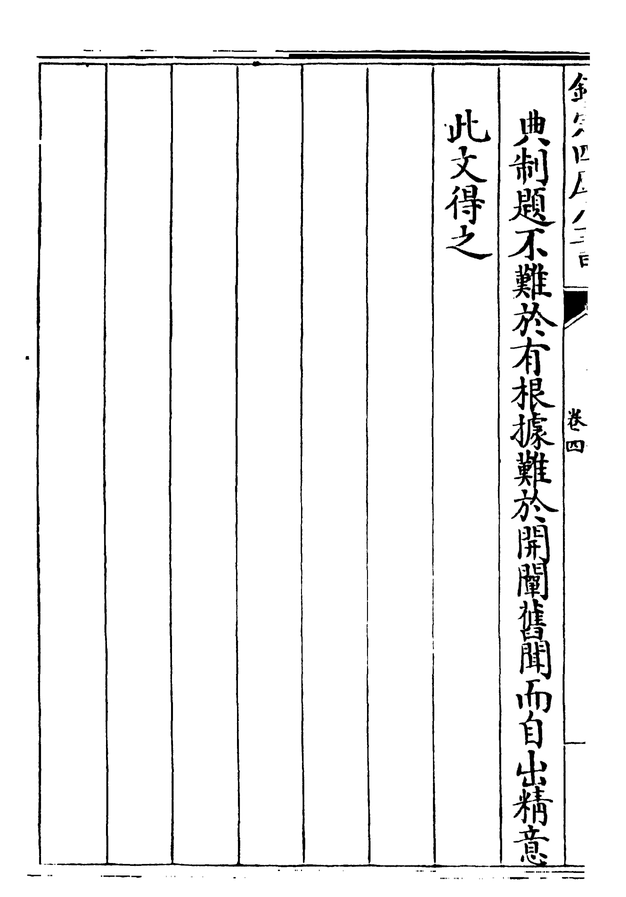
逮子孫也如是哉吁原宗廟之起本於治神而尊尊之

道章究宗廟之禮可以治人而親親之義顯盡制以盡

倫其斯以為聖人之制作乎

他人多從祭禮昭穆制度上立論此獨專就親親明

倫之義重發巷本之禮記大傳原評



典制題不難於有根據難於開闡舊聞而自出精意此文得之

郊社之禮　一節　　歸有光

聖人制一代之祀典而通其義者達於天下無難也夫天下之治不易言也而自饗帝饗親者以達之其精也非聖人莫之能為矣中庸論武王周公之道而贊之如此若曰大哉聖人之制乎顯之而為儀文之備至著之象也天下之所可得而見也涵之而為性命之原至微之理也天下之所不可得而知也是故兩郊之建有所謂郊而有所謂社聖人之為斯禮者固以為天覆地載

吾成位乎其中而思所以事之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以兆陽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澤以兆陰位我將我享所以隆昭事之誠也七世之廟或事於禘而或事於嘗聖人之為斯禮者固以為祖功宗德吾彖藉於其後而思所以事之五年一禘而殷禮之肇稱四時一嘗而春秋之匪懈致愛致慤凡以盡對越之忱也夫郊社而曰事上帝則以吾之所以為人者合於其所以為天而其禮必有以出於燔柴瘞埋之外宗廟而曰祀乎其先則

以吾之所以為明者合於其所以為幽而其義必有以超於祼獻饋食之表故明其禮者則吾之心即聖人享帝之心自此以得乎運量宇宙之機窮神知化通乎禮樂上帝居歆者此心也黎民於變者亦此心也皇極敷錫而相協億兆之居不勞顧指而可致矣明其義者則吾之心即聖人享親之心自此以得乎經綸天下之具盡性至命本於孝悌祖考來格者此心也羣后德讓者亦此心也帝道可舉而邁登三五之治不動聲色而自

裕矣要之以聖人之心思而弘為一代之制故達一制之原而會本末源流於一者如此噫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如何明得郊社之禮禘嘗之義便治國如示諸掌每若鶻突文於聖人制作處寫得深微早透治國消息轉落下三句自然淸醒以能於所以二字撥動機關也刋削膚詞融洽精義題文如林此為岱華矣

明乎郊社之禮　三句　　諸　燮

知所以事神則知所以治人矣葢先王所制祭祀之禮吾一本也仁人孝子明乎此則所以愛人者自不容已而治天下不難矣且人物之分本無二致私心勝而人與己判乎其不相屬矣有能真見夫郊社之禮不徒為感格之虛文而已天地者萬物之父母而大君者父母之宗子也天地有功於人物而宗子者不思所以崇其德報其功焉則自絕乎所生而為悖德之人矣故祭天

圜丘因陽之生而報其始祭地方澤因陰之生而報其成此固仁人不自已之心而非私智之所出也禘嘗之義不徒為致生之虛名而已祖考者吾身之父母而吾身者宗祀之所主也祖考流澤於後嗣而吾不思所以報其本反其始焉則自棄其身而為不肖之子矣故五年合食於太廟以明有尊四時即事於羣廟以明有親此又孝子不自已之心而非私意之所為也夫明乎郊社之禮則能事天如事親明乎禘嘗之義則能事親如

事天吾知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而天下之民胞而物與者無一而非吾之所當仁吾之所當愛而吾之所以仁而愛之者自不容已也雖曰天下之物分不能以皆齊也然所殊者分也而所以一之者理也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則天下可運於掌而況於國乎於此益可見先王制禮有關於天下之大而武王周公之爲此者要亦不過乎物而已斯道之費之大有如是夫

天地祖宗是自吾身推而上的天下民物是自吾身推而廣的上頭高一層則下面濶一層如只推到父母處則旁濶只是兄弟父母生兄弟者也推到祖宗處則旁濶便有許多族姓祖宗生族姓者也如推到天地處則旁濶便包得民物皆在其中天地生民物者也人不孝於父母祖宗者安能愛兄弟族姓不孝於天地者又安能仁民愛物乎若真能事天地祖宗父母則必能以天地祖宗父母之心為心此治國所以

如示諸掌雖王錢做此意思不出此却明目張膽言之原評

從理一處打通則分殊處自貫鎔先儒語如自己出而無陳腐之氣由其筆意高朊也

人道敏政　一節　陳棟

聖人喻人存政舉之易必擬物之易生者以見之也葢為政不難惟得人之為貴也聖人既喻其易而又即易生之物以見之所以歆動魯君者至矣想其意謂文武之政固後世之所當法者也然而或舉或息由其人之存亡者何與亦曰人乃立政之具云耳是故明良合德人之謂也而其道則敏政焉有天下之治人斯有天下之治法而以立以行自沛然其莫禦也猶夫剛柔成質

地之謂也而其道則敏樹焉有是廣厚之體斯有是廣生之用而以滋以長自勃然其莫遏也葢上焉有文武之君是有以培為政之本也而鳬鷖既醉之治所以本諸身徵諸民者固推之而即準矣下焉有文武之臣是有以植為政之幹也而咸和永清之烈所以頒於朝施於國者固動之而即化矣其於地道之敏樹何異哉然槩以樹擬之亦未足以見其速也夫政也者其猶樹之蒲盧矣乎莫非政也而文武之政則盡善而盡美苟有

舉之殆不疾而自速也猶夫均之樹也而蒲盧之樹又易栽而易培茍有種之殆方涵而即達也葢昭代之制本自足以宜民而茍其人旣存又不病於推行之無地則所以布濩流衍於天下者亦舉措之間而已矣周官之法本斯世所易從而茍人道旣得又不阻於運用之無自則所以充周洋溢於四方者特轉移之際而已矣其視蒲盧之易生誠何異哉吁物不自生得地而生也使非地道之敏樹則雖易生之物未有能生者矣政不

易舉得人而舉也使非人道之敏政則雖易舉之政未有能舉者矣君欲憲章文武而可不自厲哉

體平勢側兩對中各藏對偶因板生活寓圓於方機軸之工妙若天成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　一節　王樵

聖人於君身之修而歷推其當務焉蓋仁能事親而智足以知天知人皆身之所以修也聖人歷推而言之君子可以知務矣且為政有本修身有要由所謂道與仁親與賢而觀之則君子之所事可知矣故君子者政之自出孰不曰得善政而行之足以致治矣又孰不曰得賢臣而任之足以善政矣而不知有其君則有其臣是得之於身者得之於人也有其人則有其政是得之於

身者得之於政也未有君子而不以修身為本者也然
身修於道而親親之仁又所以修道者也愛隆於一本
以為事吾親也而即所以仁吾身孝盡於因心以為親
親之仁也而即所以盡人道未有思修身而可以不事
親者也然道修於仁而尊賢之義又所以輔仁者也知
大賢而吾師之則觀法有資而修身之道進知小賢而
吾友之則講習有賴而親親之理明未有思事親而可
以不知人者也然親親之殺尊賢之等又皆天理之自

然而知不及於此非知之至也故思知人者又必學窮乎人事之則皆有以知其所自來而不容已心通乎性命之原皆有以見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語知而至於知天斯其至矣乎語修身之事而至於知天斯其盡矣乎是則非知人先於事親也以為事親而不知人不可也非知天先於知人也以為知人而不知天不可也聖人之意其欲人以智為入道之門仁為體道之要也歟

此是承上引下語脉文家易生轇轕得此篇而題解

始透　會通上下數節清出題緒而以實理融貫其閒可謂善發註意

見乎蓍龜　二句　　唐順之

論至誠之幾而兩有所驗焉甚矣誠之不可掩也稽之蓍龜觀之四體而幾之微者著矣今夫至誠所以能前知者豈出於意想測度之私哉亦以實理之在天地間者自有不容掩焉耳且以蓍龜言之方其數之未定吉凶固無形也及問焉以言而用動用靜自貞勝而不窮有蓍龜襲吉者矣有蓍龜共違者矣亦有筮從而龜逆筮逆而龜從者矣藏於寂然不動之中而呈於受命如

響之後其吉者非有心於福之其凶者非有心於禍之
在蓍龜固不自知也是葢天載無聲無臭而蓍龜神物
為能紹天之明故道非器不顯而象數之間若有鼓其
機而不能自已耳以四體言之方其跡之未涉得失固
無兆也及性術所行而履祥履錯各從類而不爽有俯
仰皆宜者矣有俯仰皆悖者矣亦有始敬而繼之以怠
始怠而繼之以敬者矣隱於卒然有感之餘而萌於介
然有覺之頃其得者本不期於矜持其失者本不期於

暴棄在四體固不自知也是葢帝則至微至幽而人之精神與造化相為流通故天非人不因而周旋之際若有牖其衷而不能自已耳夫見乎蓍龜則百姓可與能也而非鬼神合其吉凶者固不能極深而研幾也動乎四體則百姓日用而不自知也而非清明在躬者固不能定取舍之極也至誠前知之道斷可識矣

見處動處莫非幾也幾由誠發故至誠便可前知原屬一串事此實能道其所以然使見乎動乎字與下

文兩必先字早有貫注之勢　啓禎諸家文更覺騰邁而入理精深處究不能出其範圍

善必先知之　三句　唐順之

惟至誠之知幾所以合德於神也夫幾也者神之所為也而至誠知之亦神矣哉且天地之間明則有至誠幽則有鬼神若將判然二物矣而孰知有合一者存乎何則禎祥妖孽與夫蓍龜四體之倫所以徵夫福之將至者不必皆同而均謂之善也所以徵夫禍之將至者不必皆同而均謂之不善也茍見其幾而知之不早固不可以言至誠矣茍有所知而有所不知亦不可以言至

誠之如神也今也有一善焉幾動於彼而誠動於此固無幽深遠近而凡為福之徵者隨其所見而無不知之矣有一不善焉幾動於彼而誠動於此亦無幽深遠近而凡為禍之徵者隨其所見而無不知之矣至誠若此而不可謂之神乎蓋善之先見與不善之先見皆鬼神氣機之微露也而吾獨能先知之故鬼神涵天地之實理而洩其機於朕兆之間吾亦全天地之實理而炳其幾於著見之始神以知來人皆知鬼神之不測如此也

而不知至誠先知之哲所以占事而知來者實與鬼神而合其吉凶神以體物人皆知鬼神之不測如此也而不知至誠周物之知所以探賾而索隱者實能質諸鬼神而無疑方禍福之未至與至誠與鬼神同一寂然不動之體也乃禍福之將至與至誠與鬼神同一感而遂通之妙也在鬼神也誠而形在至誠也誠而明謂至誠之不如神也哉

貫穿經傳於所以必先知之理洞然於心故能清空

如話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　一節　王　樵

中庸論誠能及物而因發其藴也葢性本一原故成已成物一理也誠則自然及物也又何疑哉今夫君子知不誠之無物而誠之之自貴也夫固欲有以自成耳然既誠矣則豈自成已而已耶吾知隨吾身之所接而加以吾所固有之心誠之無息於此者物之各得於彼者也而物亦有以成其所以自成矣聽凡物之自來而處以物所自有之理所以使之順治者不待為之作則也

而彼即有以道其所當自道矣是何也葢成已非他也天理流行之際吾心本有大公之體而不容有一私之累者謂之仁而已於是乎成焉是其體之存也而未有無用之體成物非他也萬事萬物之宜吾心自有素定之則而不容有一毫之差者謂之智而物於是乎成焉是其用之發也而未有無體之用在已在物雖有内外之殊曰仁曰智則皆吾性之德性無内外則安有處已一道而處物又一道耶有外非性而無物非内則安有

成己一時而成物又一時耶故君子患未誠耳誠則仁智具而內外合體之立而用以行時而措之未有得於己而失於物者也得必俱得則成不獨成也豈不信夫

成己仁也五句總是發明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二句之故此文當看其上接誠之為貴下接成己仁也五句處然後此節文勢如首尾具而成身矣原評

老潔無支蔓

待其人而後行　二節　王世貞程

中庸以行道屬諸人而必申言其不虛行也葢德者凝道之本也苟無其德何以行之哉中庸明人道也意曰大哉聖人之道無外無內斯其至矣然豈無所待而行哉涵於大虛其體不能有為也而以人為體恒待人以成其能原於天命其用不能自顯也而以人為用恒待人而運其化合之而天地萬物孰統體是必有致中和者出焉而後位育之效行於兩間也析之而禮儀威儀

孰推行是必有觀會通者出焉而後經緯之章敷於羣動也是行道之必待於人如此而道其可以虛行哉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葢道與德一也得此之謂德道之所待以行者也苟非其人則中之所存未能完性命之真而知之所格不能達神明之藴雖洋洋者固流動而未嘗息也而無德以統體之則其極於天而淆於物者亦象焉而已矣而與吾心固自為二也其何能凝斯道之全體而贊其化育哉雖優優者固充足而未嘗

間也而無德以推行之則其經而等曲而殺者亦迹焉而已矣而與吾身固自有間也其何以會斯道之妙用而行其典禮哉信乎道不能自行而亦不可以虛行也修德凝道之功其可緩乎

其周折皆王唐舊法也而沈釀之厚遂極鏗鏘要眇備文章之能事原評

層接遞卸虛實相參不凌駕而局自緊不矜囂而氣自昌　作者於古文未免務為炳炳烺烺而制義則

清真健拔絶無矜張之氣

仲尼祖述堯舜　一章　潘仲驂

中庸詳聖德而擬諸天地因明天地之道焉夫小大合德天地之道大矣而聖人之德能與之準自生民以來孰有如夫子也耶嘗謂仲尼未生道在帝王帝王未生道在天地是故堯舜文武道之會也仲尼祖述而憲章則一貫之授有以執其中而先進之從有以識其大斯道不在帝王而在仲尼矣天時水土道之原也仲尼上律而下襲則時中之運配天以行健而安貞之吉應地

以無疆斯道不在天地而在仲尼矣參三才以立極而會萬善以成身以言乎統體則廣大而不禦也以言乎流行則變通而不窮也擬諸其形容則吾知其覆也如天其載也如地而高明博厚之業與上下而同流者見其統會之大焉其序也配四時其明也配日月而悠久無疆之運準造化而合德者見其流行之神焉則仲尼與天地為徒矣而天地之道果何如耶天地之覆載皆物也錯行代明皆道也物並育矣育之並者或疑於害

而性命各正何害之有道並行矣行之並者或疑於悖而循環無端何悖之有所以然者有小德以顯天下之仁而流而不息為物之辨為道之倫焉其斯以為不害不悖也有大德以藏天下之用而合同而化為物之命為道之本焉其斯以為並育並行也易簡妙動靜之機而一神兩化以盡其利乾坤備性情之德而日新富有以成其能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觀乎天地而在聖人者可知矣

實詮細疏一字不架漏而氣脉復極融暢

小德川流　二句　　歸有光

道之在造化者有萬殊一本之妙焉夫盈天地之間莫非道也而萬殊一本於此見之矣斯造化之妙而非聖人莫之與配也中庸以仲尼之德言天道及此謂夫不觀天地無以見聖人之德而不觀天地之德無以見天地之大是故萬物之生日月之運四時之紀均之為德之所在也夫茍因其相軋之迹而至於害且悖焉則疎畧而無條理而天地之化窮矣今而不害不悖有如此

者斯不謂之小德而如川之流者乎道固無所謂小也而自其萬者而觀之斯則有見於分而謂之小德焉葢大化運行之中無一物而不取足於天地之性則其分布散殊之際亦無一物而不各涵其天地之全雖其理未嘗不一而其變葢有不可勝紀者矣支分派别大與之為大小與之為小莫不犁然各得以昭其不齊之用而行其不息之機道在一物一物一道也道在萬物萬物各一道也道在日月四時日月四時又一道也三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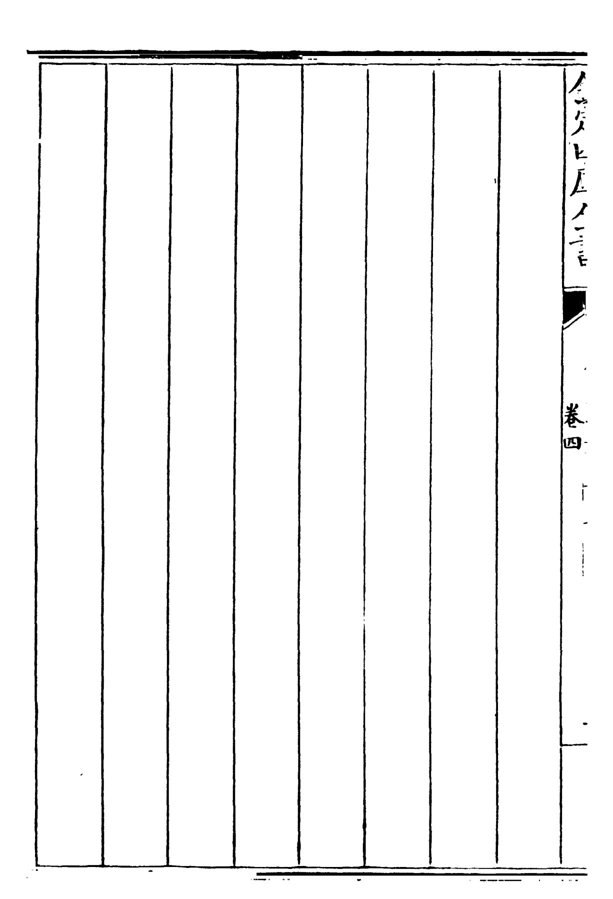
同出而異用此造化之所以為萬殊而不可和也夫苟任其區類之别而不能並育並行則小者散漫而無統紀而天地之化又窮矣今而並育並行有如此者斯不為之大德而敦厚其化者乎道固無所謂大也而自其一者而觀之斯則有見於合而謂之大德焉葢交錯於宇宙之間而散之在物者則有萬殊根柢于於穆之命而本之在物者則無二致雖其變至於不可勝紀而其理有未嘗分者矣渾淪磅礴統之有宗會之有原固有

大而無外以運其合同之機而敦其淳龐之化一物之道即萬物之道也萬物之道即日月之道也日月之道即四時之道也萬象異形而同體此造化之所以為一本而不可漓也是知小德者一之所以分而為萬也而仲尼之泛應曲當者以之大德者萬之所以統於一也而仲尼之一理渾然者以之此仲尼之所以同天地歟

玩註中全體之分萬殊之本八字則大德小德原不是直分兩截敦化敦字即易傳藏諸用藏字意川流

二字即顯諸仁顯字意無心成化天地之功用即在

其中文能細貼註意發揮曲暢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　一節　歸有光

中庸贊至德之遠被而與天為一焉葢德至於聖則化之溥也同天矣天亦烏能獨為其大哉且夫中和位育之道可以合天地萬物者聖人稟其全焉若是而可以一世之事業論之耶是故溥博淵泉吾之德也敬信而悅民之心也以是心而觀於天下則天下無異心聖人作而萬物覩光被於禮樂之區而四海九州近天子之光而誦盛德者何限也而聖人之德在中國矣以是心

而觀於蠻夷則蠻夷無異心中國治而四夷服混一於華夷之界而九夷八蠻知中國之有聖人而致賓貢者何限也而聖人之德在夷狄矣然此猶可以道里疆界求之也至於舟車之可以至人力之可以通八荒之外明主所以不賓者則固累譯不能通而非獨風氣之殊而已推之又其遠者至於天地之所覆載日月霜露之所照隧六合之内聖人所以不議者則固人跡所不至而非特嗜好之異而已然在含生之類莫不有血氣心

知之性則德化之充塞而自極鼓舞感通之速亶聰明作元后其尊之之心同也元后作民父母其親之之心同也葢德以存神神無體固莫知其方業以致化化無跡故莫究其所窮若是而不謂之配天乎哉天之廣大謂其無遺化也物未有出於天之外者也聖人之廣大謂其無遺澤也物未有出於聖人之外者也彼德不若聖人而强世以就我者十室之邑教且不行而可以語是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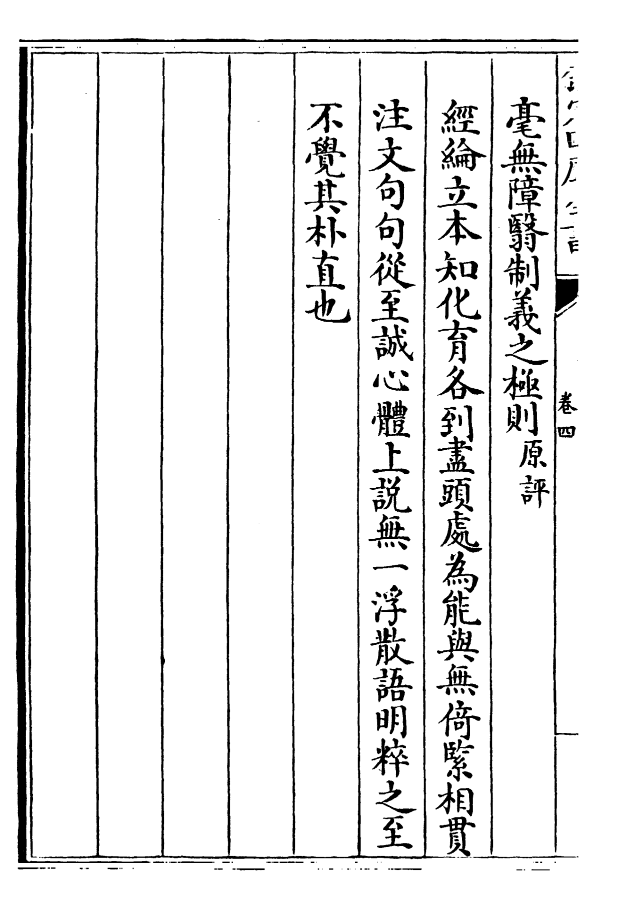
題句一氣貫注用法驅駕則神理易隔似此依次順
敘渾然天成無有畔岸化工元氣之筆也

惟天下至誠　　夫焉有所倚　　項　喬墨

中庸歷言至誠之功用皆自然所以發明天道也夫至誠之道天道也其功用之所就孰有不出於自然者乎中庸三十二章發明天道而言此若謂德之不誠者雖一事不可以倖成誠之未極者雖有功亦由於强致夫惟極誠無妄蓋於天下而莫能加是之謂天下至誠也故於五品之人倫辨其等而小大有定比其類而彼此相親曰親曰義曰序曰别曰信道敦於天叙天秩之餘

極建於天下後世之遠也謂不能經綸天下之大經乎大經所從出是謂天下之大本也無一毫之人偽以雜之仁義之全體以具可以立天下之愛與宜也禮智之全體以具可以立天下之敬與别也謂至誠而不能立本可乎大本所從出是謂天地之化育也無一毫之人偽以隔之元亨鼓萬物之出機吾以吾心之仁禮知之也利貞鼓萬物之入機吾以吾心之義智知之也謂至誠而不能知化可乎夫至誠之一身甚微而功用之所

就甚大疑其有倚於物而後能矣殊不知惟其至誠也則此心流行於人倫之間而道無不盡即所謂經綸也豈待倚著於物而後能經綸之乎惟其至誠也則此性從此心而具而取之逢原即所謂立本也豈待倚著於物而後能立之乎此心之誠與天為一即所謂知化而非但聞見之知也豈待倚著於物而後能知化乎是則以一心而妙天下之誠以一誠而妙天下之用至誠之道一天而已矣所謂誠者天之道不其然哉



毫無障翳制義之極則 原評

經綸立本知化育各到盡頭處為能與無倚繫相貫注文句句從至誠心體上說無一浮散語明粹之至不覺其朴直也

肫肫其仁

許字遠

至誠之經綸也可以觀天下之至仁焉葢修道以仁也而非至誠盡經綸之實何以稱肫肫其仁乎葢甞論之一誠之理自其顯設於人道之常而萬世不易者為大經自其貫徹於倫類之間而渾然同體者為仁仁者人也大經之所以行於天下者也彼其誠有未至不可語仁仁有未至不可語於經綸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吾於斯而知其肫肫乎一仁矣未有經綸

之先一真無妄仁之所以立其體迨於經綸之際惻怛流行仁之所以裕其施謂夫人之渾然而處於天地之間不有以别之則亂亂吾不忍也故經乃所以為仁不相凌奪不相侵害生民之類於是乎可以長久益舉天下而在聖人涵育之中謂夫人之紛然而各一其血氣之性不有以合之則離離吾不忍也故綸乃所以為仁上下相安大小相得有生之徒於是乎可與同羣益舉斯世而在聖人覆幬之内有一人之倫即有一人之仁

聖人不能分所有以與諸人而為之聯屬為之維持以通天下為一身者聖心之仁流行而不息也向非至誠則仁之戕賊者衆矣有一世之倫即有一世之仁聖人非能强所無以行於世而需之匡濟需之曲成以合萬物為一體者至誠之仁淪洽而無間也茍非聖人則仁之能存者寡矣故曰肫肫其仁謂至誠之經綸即仁而仁之至也乃所以為經綸之盛也

其仁實從經綸指出清切純懿中邊俱徹　題境深

徽雖奥思曲筆追取意義終想像語耳理熟則詞自
快可於此文驗之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正嘉四書文卷五 六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劉紳

欽定正嘉四書文卷五目録

孟子上

寡人之於國也　一章　尤瑛

時君望民以小惠大賢詳啟以王道之得民焉夫小惠未徧民弗與也必也行王道焉而天下之民歸之矣如之何可以罪歲也且立國致勝之道有三一曰興民利二曰定民制三曰賑民饑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彼惠王者惠而不知為政也故以小惠為盡心又以民寡為歲罪胡王之明於戰而闇於治哉何也兵家之較勝負非以五十步之走笑百步也王者之爭衆寡非以移民

間之粟笑鄰國也誠知敗軍不可以言勇則當自奮而為常勝之兵誠知小惠不足以得民則當自反而圖致王之道吾請為王策焉夫王之民死生皆憾之民也非歲之罪王無以興其利故也王之民老壯俱疲之民也非歲之罪王無以定其制故也必也一舉而行王道之始焉因民之利而利之則可以足食可以裕用而生者與死者俱無憾矣是王業所由基也而猶未已也必也再舉而行王道之終焉制民之產而教之則可以厚生

可以正德而老者與壯者俱得所矣是王業所由成也而今猶未能也其先思備荒之政而狗彘之食無復昔之不檢乎其先思救荒之策而倉廩之實無復昔之不發乎蓋不曰民之就死歲兵之也而必曰歲之殺人吾刺之也不區區移民之舉而民自我賑者其心盡焉由是行王道而天下樂聞其風矣不區區移粟之謀而粟自吾發者其心盡焉由是行王道而天下思被其澤矣其誰不舍鄰國以趨於魏哉否則擬之以殺人之罪既

與操刃者同科喻之以畏敵之誅又與奔亡者同律民其曷歸焉而王且重為天下笑矣

有提掇聯綴而段落清明氣度和雅長題文之正式

殺人以梃與刃　三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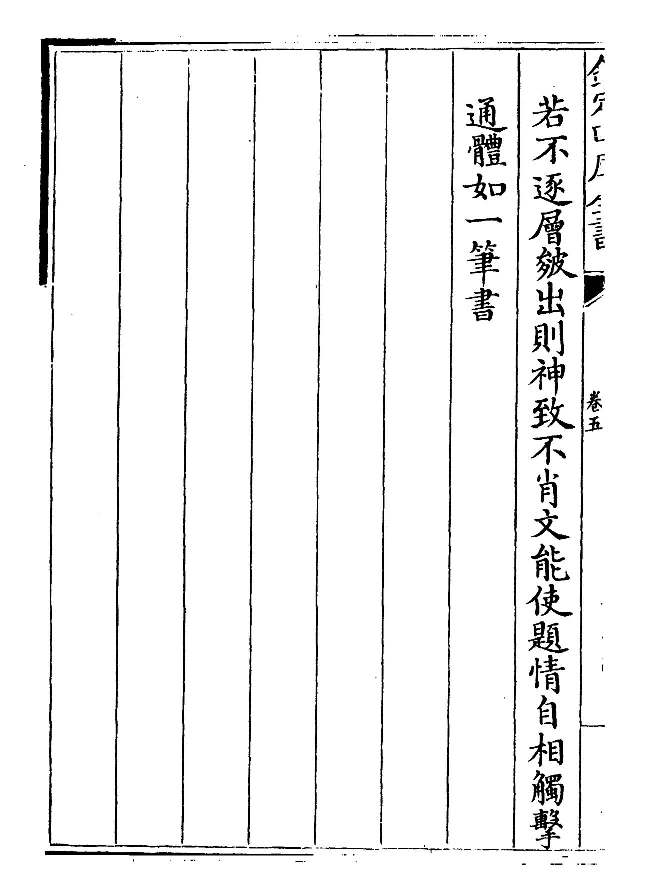
張　元

大賢言時君虐政之害必兩詰之而指其實也夫政之行而至率獸食人虐已甚矣孟子猶必兩致其詰而指言之夫固因其明以通之也哉且夫人之情不得其形而槩語之則無以深中其心故常略而不聽不由其漸而驟語之則不免深犯其忌故常拒而不入孟子知之其於惠王雖有願安承教之心而猶不廢乎因明通蔽之術始而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此其事無當於

王雖少知事理者未有不能別白而明言之也而王果曰無以異也既而曰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此其事漸及於王使憚於自責者未嘗不深忌而諱言之者也而王又曰無以異也夫不難於梃與刃之對而難於刃與政之對然後語之有故而入之有由矣孟子乃申告之曰王知政之能殺人亦知王之政所以殺人者乎葢其民已窮而斂愈急而常棄之於必危之地財已盡而賦不休而每用之於無益之中觀王之禽獸則肉肥而盈庖

馬肥而盈廏此何以養之厚斂以養之也觀王之民則生者多饑色死者為餓殍此何以致之厚斂以致之也獸得以食人之食而人不得以自食其食獸不能以自食人而王固驅之使食人同生而異類人物之辨也至是而始反其常貴人而賤畜王者之政也至是而不由其道王之民不死於梃不死於刃而死於政者何限也王亦嘗反而思之乎

此與王之臣及白之謂白等章並見孟子語言之妙



若不逐層皴出則神致不肖文能使題情自相觸擊通體如一筆書

權然後知輕重　心為甚　　歸有光

大賢即物之當度以明人心之尤當度也葢心者萬化之原也本原之地既昧而何以處天下而使之各得其所哉有志於治者亦審於此而已矣昔齊王明於愛物而昧於保民以其在我之權度有差也故孟子教之以為天下之物其始輕重混焉而已聖人制為權焉由是物之不齊者犁然各以情見一聽之於無心之權而不失於黍絫葢權誠懸而不可欺以輕重矣天下之物其

始長短混焉而已聖人制為度焉由是物之不一者粲然各以分殊一付之於無心之度而不失於毫釐益度誠設而不可欺以長短矣故使五權之鈞一日而廢於天下而手之所揣而知之者有幾也五度之審一日而廢於天下而目之所測而知之者有幾也況於人之為心所以應天下之變者推移俯仰不容以一定而天理之本然而不容已者亦莫不有自然之權心之為物所以通天下之故者進退屈伸莫知其紀極而天理之當

然而不可易者亦莫不有自然之度存於一心者至微而運量於宇宙者至廣九族之親由之以睦也四海之大由之以理也可以任其迷繆而不之察乎根本於一念者甚約而充極於天下者甚大庶物之生由之而遂也庶草之生由之而蕃也可以恣其悖戾而莫之省乎葢物之輕重有定質而心之為輕重者無定質執其無定質以為有定質而天下之權在我矣物之長短有定形而心之為長短者無定形執其無定形以為有定形

而天下之度在我矣然則世主誠患於察識之無機而

又何疑於推恩之不易也哉

精理明辨如萬斛源泉隨地騰湧

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　好君也　歸有光

大賢述齊人之樂而繹其詩所以致意於其君也夫樂以相悅為名其意美矣而畜君之詩尤足以諒臣子之心者此大賢述古之微意歟且夫君臣之際至難也君常患於不得其臣而臣常患於不遇其君景公之於晏子何其相遇之深也葢其從諫之美既已推行於致治而聲歌之盛尤足於聽聞其命太師也則謂之相悅之樂亦自負其明良之合而遭逢際會之不偶悅豫之深

而宣志達情之不可已也信非無因而強作者矣故今
雖世遠人亡音存操變而所傳徵招角招者尚未泯也
徵以為事角以為民當時之志不在逸豫矣而其音響
則大韶之遺葢敬仲之傳而太師職之者也為君則澤
不壅為事則務不叢世主之好尚可知矣而其節奏則
九成之舊葢瞽師所掌而肄業習之者也誦廟朝之遺
音觀内史之記載而景公君臣之際豈不可尚也哉且
其詩曰畜君何尤此尤足以知晏子之心而極揄揚之

妙者也葢人主乘其崇高之勢凡可以恣其慾者可以無不至而不知夫娱耳目悅心志之為禍階也人臣戀其豢養之恩凡可以順其欲者可以無不至而不知夫導淫慾固恩寵之為亂萌也若夫好君之至者則不得不慮其患慮君之至者則不得不止其欲矣然則逆耳之言固忠讜者之為心而陳義之詞非世主之藥石乎晏子畜君而君諒其為心令之述晏子之事以畜王者王不知其何如也

無起無落無煞不得不行不得不止金石叩而風水遭其斯文歟 原評

鏗鏘杳渺其聲清越以長

昔者太王居邠　合下二節　唐順之

大賢兩陳圖變之策而因責君之自審也夫經權不同均之圖變之良策也人顧處之何如耳滕君盍知所自勵哉孟子因其畏大而為之籌曰君之受制於大國也揆之於勢不得乎萬全之謀反之於己不越乎兩端之策試為君陳之昔太王之事狄人也先之以皮幣繼之以寶馬而卒莫弭侵陵之患於是以土地為輕以人民為重而即有事於岐山之遷然王雖去而人不忘其澤

地雖易而民不改其聚此皆用權以圖存在古人已有成迹者矣或謂人君之於土地也受之天子傳之先君而吾不敢以自主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而吾未可以輕去故寧以社稷之故病吾身毋寧以吾身之故棄宗社此葢守經以俟死在古人已有定論者矣斯二者固皆足以圖變然就時勢而設其可為之策臣之所能也權彼此以決一定之機非臣之所能也君其反觀於已而度德以處之可以權則權可以經則經也而不必於他

求内省諸心而量力以行之太王固可法人言亦可從也而不必於外望以勢論之若去之為便矣其或反是而以義為不可焉亦惟君之自審耳可不為之長慮也哉以理論之若守之為是矣其或反是而以權為必可行焉亦惟君之自諒耳可不為之深謀也哉要之能如太王焉則國亡而身在固不失為創造之君不能如太王焉則國亡而與亡亦無負於有邦之責君其勉乎哉

屬對之巧製局之奇細看確不可易須知題之賓主

輕重前案後斷之間自有天然部位妙手乃得之耳

舉舜而敷治焉　合下二節　陳思育程

大賢叙聖人之任諸人者表聖人之責諸已者葢已不可以偏為也聖人先任人而已之責塞矣何以耕為哉孟子所以闢許行也意謂聖人之憂天下無窮聖人之為天下有要使與民並耕而為賢宜莫如堯舜矣然吾觀堯之為君也不自為也側陋揚而登庸之命屬於舜焉百揆納而俾乂之司屬於舜焉葢方任一相以為之總理也而他無暇也舜之為相也亦不自為也以烈山

使益而禹乃治水雖門之三過弗顧焉以樹藝使稷而契乃明倫雖民之自得末已焉葢方任庶官以為之分理也而他無暇也此可見堯之心非不憂民之憂也而不皆以責之已也已之憂惟不得舜耳舜得而民之可憂者舜代之矣已可無憂矣舜之心非不憂堯之憂也而不皆以責之已也已之憂惟不得禹臯陶耳禹臯陶得而堯之所憂者禹臯陶代之矣已可無憂矣葢君相之體統治道之先務有如此者若乃受百畝之常業而

憂百畝之不治此獨為農夫者則然耳彼庶官且不宜爾也而況於君相乎哉然則許行之説之妄也果矣

鎔下二節對上一句非憑意穿鑿只緣從堯以不得舜二句看出本題原分兩扇故不煩另起爐竈而局若天成原評

父子有親　五句　　歸有光

聖人所以立教於天下者因天之叙而已夫天叙有典聖人因而教之則亦天而已矣而人何與哉自古之稱至治者曰唐虞而唐虞君臣相與咨嗟於一堂之上不忍斯世之胥禽獸也於是有董教之官焉於是有廸教之方焉葢聖人固不忍坐視斯民之顓蒙以愚天下亦不出一已之私智以强天下惟於其天之所在而加之意焉耳是故其實不出於人倫日用之間而其大不越

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際以言父子其相屬以恩也慈孝合而為親是固其不可解於心者也聖人亦使之相親而已矣以言乎君臣其相臨以分也忠敬合而為義是故不可逃於天地之間者聖人亦使之相安以義而已矣夫婦者天作之合其偶也不可亂也聖人明之以室家之道而别焉燕私之好不形也長幼者天秩之分其序也不可紊也聖人明之以齒讓之節而序焉徐行之間亦其道也至於朋友之交其聚之也本以其

心則其與之也固無樂乎偽矣故信以成義而交必以信是又聖人之教也若是者莫非因天之道以施正德之事順帝之則而非强世之為天下未有聖人之教則固有不親者矣有不義者矣有無序無別而無信者矣然而其天也人心不死也天下既有聖人之教亦盡其為父子者耳盡其為君臣者耳盡其為夫婦長幼朋友者耳是故其天也帝力何有也吁此唐虞之所以教者固如此也抑亦以見聖人之勤勞於天下也而暇耕乎

實疏處似稍遜丘作而結束精神逈出丘作意象之外故足與之埒

不見諸侯何義　一章　　陸樹聲

士不見君之義必聖人而後至也夫守義自有中道也失之過失之不及奚而不法孔子哉且士君子處世君以國士待我而我不以國士見之甚也君以衆人遇我而我輒以衆人見之恥也故必有所就則見有所先則見如未為臣而見焉是不使上求下而使下求上不使君先士而使士先君非古也古有段干泄柳文侯先而以踰垣避繆公先而以閉門拒夫以兩主之賢降千乘

之勢下訪布衣而一見且吝矣吾恐天下無以責夫文侯繆公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非已甚而何聖人則不為已甚者也陽貨以禮先子以禮往拜不踰垣不閉門豈為辱人之賤行哉求我者迫也施我者先也然貨可見而謂天下盡可見之諸侯則非矣孔子可見貨而謂天下盡可見諸侯之士則謬矣如非待其迫且先而見之曰我不為干木我願學孔子也我不為泄柳我善法孔子也媚顏軒冕之側而強居王公之庭乃曾

子鄙為脅肩諂笑者耳子路鄙為未同而言者耳烏得稱有養之士乎哉而吾定二子之所養矣是知世無文侯垣亦可踰也世無繆公門亦可閉也世無先施之陽貨權貴之家決不可入也豈可因一孔子而遂少段干泄柳之儔哉

堅瘦有力其縱横擺脱處欲合即合欲渡即渡意之所至精神無不貫注原評

用古文機相灌輸之法錯綜盡致筆意峭勁

使禹治之　一節　江汝璧　程

觀聖君命臣治水而績用成見世治之一証也夫世之治雖由於氣化而亦人事有以成之也觀諸聖人之治水可見矣此孟子因門人好辯之疑而歷叙生民之故以曉之也意謂當帝堯在位之時有洚水儆予之患時則鯀罔績矣乃舉舜而敷治舜納麓矣復命禹以嗣興以上則君憂臣勞而弗恤以下則父舍子用而不疑凡以為天下而已由是禹也掘壅塞而注之海蓋海為百

川之滙也驅蛇龍而放之菹葢菹乃水草之鍾也疏導之功既奏地中之水自行南條如江漢既順其性而於海乎朝宗北條如河淮亦循其道而於海乎㑹同昔多險阻今則壅塞去而滔天者平矣昔多鳥獸今則蛇龍遠而害人者消矣夫然後降丘宅土而人無巢窟之虞猶己溺之者固由己而拯也地平天成而人有粒食之利猶己飢之者亦由己而食也向非堯舜警懼於上大禹勤勞於下則亦何以轉亂而為治哉

頭緒多端而能順文鋪叙如大匠運斤略不見斧鑿痕且高古雄偉無一閒語剩字視元卷便覺書生語氣矣原評

高聳雄峙尺幅中具嵩華之觀

天下大悅　咸以正無缺　王世貞　程

大賢贊元聖大順之治而必徵諸書焉葢文武之謨烈盛矣而實周公成之也此天下之所以悅其治與昔孟子釋公都子好辨之疑及此若曰世之治也有啟運之君則必有翼運之臣吾嘗觀於有周而知周公一代之治功矣葢文武嗣興雖足以對天下之心而害有未除民之望治猶未已也周公相武王而悉殄其害焉夫是以民安於撥亂而萬邦仰奠麗之休物阜於勝殘而羣

生蒙煦育之利有夏固已修和矣兹則太和洋溢而民悅益為之無疆四方固已攸同矣兹則至治浹洽而民心益為之胥慶此固周公輔相之功有以光昭於前而垂裕於後者也書不云乎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蓋丕顯以開厥後文謨固無斁也而實周公勤施於上下俾遹駿之聲愈顯於無窮而謨之盡善者為可傳焉丕承以貽孫謀武烈固無競也而實周公翼賛於先後俾纘緒之業愈承於不替

而烈之盡美者為可久焉以覲文王之耿光子道盡而父道益著以揚武王之大烈臣道盡而君道益隆此所以致天下之悦而唐虞之盛復見於成周也然則頌文武之德者詎可忘周公之功而一代之治允有以纘禹之績與

無一字不典切氣格之高音節之妙在制藝已造其巔矣 原評

書旨說周公引書却只說文武文法自須斡補難其

天衣無縫滅盡針線之痕後之作者能似其精妙而不能學其渾成